紅樓圓夢/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圓夢

◀上一回

第十四回　憾舊事棄婢潑水　發新令名姬選花

下一回▶

　　卻說這日晚間，寶玉恰好偶然來房。寶釵便道：「有個舊人，太太叫來見你。」襲人就上來行禮，寶玉冷笑了一聲，恰好秋紋送茶上來，就將這杯茶接來往地下一潑，道：「這可收得起麼？」放下杯子，起身去了。襲人十分難過，寶釵也歎氣道：「整日說人家祿蠹，做了官連家裡人都改了樣，才是祿蠹呢！」胡亂過了一夜。次早告訴王夫人，王夫人也悶悶不樂。寶釵道：「還有一法，如此如此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也好。」過了一日，寶玉到上房說了回話。太太道：「聽到寶丫頭身子不好，你也該去走走。」寶玉本因前襲人事不耐煩去，太太說了，只得到寶釵房裡。見已錦帳低垂，銀燈微滅，榛兒、定兒陪著打睡。寶玉問：「奶奶睡了麼？」兩個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在旁伺候脫了衣服，扯了靴，掩門出去。寶玉攜燈到牀邊道：「寶姊姊，又怎麼不好？」不見答應，寶玉就揭開帳子。但見上身穿著蔥白襖，下身蓋著大紅洋縐被，朝裡睡著。寶玉上去扳過臉來一看，笑道：「弄得好鬼！」就趿著鞋去敲鶯兒房門。鶯兒道：「夜深了，爺那邊睡罷！」寶玉打得門亂響，鶯兒只得開門。

　　寶玉坐在牀沿上生氣。鶯兒道：「他是爺的開山祖師：又太太面上，隨和些罷！」寶玉道：「誰不知他是舊人？既是舊人就該將心對我；怎麼只揀我心上人，用暗箭傷了郡主、傷芙蓉仙、仿芳妹妹及四妹妹，一網打盡。讓他一人；後來頂替一節，又他為首，——你既知不妥，為什麼不在提親時候說？直到臨時鬼鬼祟祟弄了你這個主兒來，一正

一副，把一套外學祿蠹、內實妒蟲的話，朝夕絮個不了，絮得我不耐煩走了。你有志氣就該守著！」鶯兒道：「這是太太的主意，至今太太說起還後悔不及。」寶玉說：「什麼話！果真肯守，芳妹妹去的時，被他乾娘怎麼打，死也不肯，仍出了家，四兒、五兒到了家，死不肯提親，他娘也只得依了；他又是太太心上人，當真逼他嫁了不成？既嫁不小旦，自然不能乾淨。但那裡浪不得，偏要和蟠大爺、環小子、芸小子賭錢吃酒，鬧得花賭的名聲合府皆知，什麼意思！如今漢子沒了，又來府裡浪，有你這主兒和他一氣胡弄我！你想想，他只有蔣家的牀配他睡，難道你主兒也睡在蔣家牀上麼？」鶯兒看來難勸，便道：「梆子下久了，二爺睡罷！」寶玉要茶來漱了漱口，睡下了。寶釵知事不好，暫且擱起。

一日，忽報郡主回府，李紈等都在上房等候。郡主到來，大家先請了太妃的安，然後彼此問好。郡主向李紈道：「你家親家打聽吉期，我問他，大利月是七月，我已允他，就來求親。」

李紈道：「事情本遲不下去，但這項錢糧呢？」郡主道：「到臨時好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還有一事告訴你，一個二爺舊人要進來。」郡主知是襲人，道：「既是二爺舊人，告訴他便了。」王夫人呆了半天，道：「告訴你不和告訴寶玉一樣？」郡主道：「只要二爺肯依，便好。」就回至自己上房來。那時襲人已在等候，只見紫鵑等六人打扮著都至廊下站班請安。郡主緩步進來，坐在炕上問：「這兩日有什麼事？」紫鵑道：「薛大爺天津去，寄幾個箱子來，奴才叫送到薛淑人那裡去了。」五兒道：「因薛大爺去，邢姑奶奶、平二奶奶兩分壽禮就托他帶去，省得又差人。」郡主都點了點頭，又回道：「前兒刑部發了兩個為奴的來，奴才想：王善家蒙恩免了，淨軍所正缺人，就命他們去了。」郡主道：「很是。」就問：「今晚暖壽，有酒麼？」玉釧站起來道：「奴才們已公備。」

郡主道：「既如此，且散散。」鶯兒忙道：「襲人在此候見。」那主道：「進來罷！」

襲人忙進來碰頭請安。郡主道：「你是太太心上人，得你在園裡防範些，不至二爺做出下流事來。很好，但我聞二爺如今見你很生氣，怎麼好？」襲人道：「實在奴才該死，總求郡主施恩。」郡主沉吟了好一會，道：「也罷。我想，看芙蓉祠的這缺，又清閒；你又素和晴妹妹好，就是太太攆了他，他也感激你。如今派你去，也是二兩一月，月費在我這裡開銷。——只是到上房回話，要留神些！」襲人聽一番話嚇得要死，只有

碰頭，謝著搬過去了。下午，寶玉回來聞知此事，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！這是『明太祖叫危素守餘闕墓』的故事。」群主道：「我知道什麼為葷為素？不過厭聽履聲橐橐罷了。倒是今日姑娘們替你暖壽，請我陪，不要忘記！」寶玉說：「記得，記得！」

到了申牌，上房轉了一轉，回來就開席吃起來。寶玉因前事和寶釵不甚說話，席間亦然。群主道：「今日又不吃螃蟹，那裡扭出這許多生薑汁來？」五兒道：「只怕連醋汁也和起來呢！」因笑道：「這樣喝酒，沒甚意思！不如行個令。」寶玉道：「前番那『抽花令』很好，但人少了須改個樣兒。我做令官，你們都依著我。」遂伸手先向筒裡拈了一枝，擲了九點輪著黛玉，便道：「『百卉甘心讓盛名』，你猜是什麼花？－－覆的用書兩句，合做並蒂；不許用詩詞，怕有躲閃。」郡主想了一會道：「駕彼四牡，顏如渥丹。」覆著了。寶玉便請酒底，黛玉道：「襲字流觴。」寶玉道：「輕行而掩之曰襲。」該是鶯兒，鶯兒吃了，寶玉便說：「看得春光到牡丹。」把令與黛玉，黛玉也抽了一枝，擲點該寶釵，便道：「『且向百花頭上開』，仍並蒂。」寶釵道：「花名一字，只好拆白了。」便道：「『盛德在木，原田每每』，酒底是『人字流觴』。」黛玉道：「無將故人酒。」五兒吃了，黛玉便道：「幾生修得到梅花？」收令。寶釵抽了一枝，道：「『莫嫌老圃秋容澹』，花要連理。」

擲點是芳官，芳官道：「用花別名何如？」就說：「國治而後天下平，樹牆下以桑。」寶玉道：「不錯，菊花一句『治牆』我見過。」寶釵道：「便宜你，酒底罷。」芳官道：「倒是淑人叫我唱一折便算了。」寶釵一面乾杯，一面道：「《佳期》罷。」

芳官道：「我不配，鶯兒姊姊方配。」芳官就唱了一套《十二紅》，便請收令。寶釵道：「叢菊兩開他日淚。」芳官揎袖抽了一枝，道：「春色滿園關不住。」黛玉道：「這枝三姑娘抽過，要慶賀貴婿的！」玉釧、紫鵑就灌了芳官一杯道：「今日是貴婿的壽酒，還不吃？」擲點該四兒，四兒道：「又要拆字。」便道：「『木曰曲直，口之於味』，這是並頭花。」芳官便問：「酒底？」四兒因他姓花，便說：「花字流觴。」芳官道：「花開花落又春風。」恰好寶釵是花落的「花」字；黛玉是花開的「花」字，各自吃了，收令道：「杏花春雨江南。」

四兒也抽一枝，道：「高燒銀燭照紅妝。」擲點該寶玉，寶玉道：「『至於南海，蔽芾甘棠』。仍是並蒂，就請酒底。」五兒道：「你收了令，我代說。」四兒就說：「杜陵莫忘海棠詩！」五兒道：「這令拘得慌。今日是你們兩人好日，難得男壽星起，女壽星止。不如對吃三杯，大家陪著就捐了他，另尋熱鬧的！」

大家說：「很是！」

寶玉要擊鼓催花。又到戲房裡取了樂器來，傳了幾遍，寶釵道：「夜深了，明兒還起早。」寶玉道：「索性再打套十番，吃個『合席歡』住。」遂自己取了板，黛玉吹笛，寶釵彈琵琶，這裡各人一件，吹打起來，引得多少人看。惟有襲人想起那年光景，不必說「桃紅柳綠一年春」，竟是「武陵別景」了。次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